

新 故 事 丛 书



第二次生命

檀英和编写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封面設計：鄭華寧

第二次生命

檀英和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號

安徽省合肥印刷廠印刷

安徽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張： $\frac{12}{25}$ 字數：10千

1965年1月第1版

1965年1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6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102·524

定價：六分

第二次生命

檀英和

第一回 赵金钰身患重病 队干部请医买药

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。可是今天我給大夥說个一个人怎样有了第二次生命的故事。

故事出在李村生产队。队里有个社員叫赵金钰(yù 音玉)，赵是赵錢孙李的赵，金是金銀的金，钰是金字旁加个玉石的玉。他劳动积极，热爱集体，曾連着两次被評为“五好”社員。他家里一共有四口人，妻子叫楊小妹，比他小两岁，也是个劳动积极分子；有一个不滿一周岁的儿子；还有一个老母亲，已經六十整了。家里人口不多，夫妻两个又都是队上的强

劳力，加上老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好手，所以小日子过得美美的。可沒料到，就在这年十月里，赵金钰突然得了一场重病。

那是一九六三年，正是秋收大忙季节。那天，赵金钰因为头疼，就沒出工。那知这天夜里落了雨。生产队长、共产党员李会民听到外面下雨，心想：坏了，田里还有不少刚割倒的稻把子沒挑回来呢，要叫雨淋了，岂不糟糕！他披上蓑衣就挨家挨户去吆唤人，带着大夥赶快把稻把子挑回家来。他知道金钰不舒服就沒去叫他。可是赵金钰因为头疼沒有睡着，听见外面人声嘈杂，知道大夥准是在挑稻子，也就披衣下床。他这一动，惊醒了楊小妹，楊小妹問他：“你到哪去？”

“外边落雨了，大夥都挑稻去了，我要去挑稻！你也快起来吧。”

“你有病，別动！你在家带孩子，我去！”楊小妹說完就走了。赵金钰心想，这抢場如救火，多去一个人，多挑一担稻也是好的。他把孩子抱給了对面屋里的母亲，也抄起扁担走了。

这时外边伸手不見五指，雨虽然不大，可下得挺密，淋在身上凉滋滋的。赵金钰忍着头疼，冒雨順着一条小路往田里走。一路上，黑压压的尽是人，挑的挑，抱的抱。赵金钰心想，我們队就是人勤心齐，这三更半夜落雨天，为了抢救集体的粮食，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。他心里一高兴，也就忘了头疼，跟着大夥挑起稻来。一趟，两趟，等他刚要挑第三趟，忽然后边有人按住了他的扁担，說道：“你不是头疼嗎，哪个讓你来的？”他回头一看，見是队长李会民，忙說：“抢場还嫌人多？”“不行，你快給我回去，別讓雨淋坏了！”队长一面說，一面夺下他的扁担，把他往回推。

还真叫队长說着了，赵金钰回到家里，就觉得头疼得厉害了，象針扎似的，心里翻騰，直想吐。楊小妹一边埋怨他不該去，一边赶紧烧水讓他洗脚擦身。赵金钰洗过上床，可是头疼得一点也睡不着，而且愈来愈厉害，漸漸地人竟昏迷了。

楊小妹和金钰娘見赵金钰昏迷过去，都哭

了起来。她们这一哭，惊动了左邻右舍，这么一传两，两传三，不大工夫，队长李会民、會計李順文和一些社員都来了。大夥进屋一看，見金鈺人事不清，得的病很重，但都不知道金鈺得的是啥病。队长一边安慰金鈺娘和楊小妹，一边对众人說：“那个辛苦一趟，赶快去公社卫生所請刘医生来一下！”會計李順文說了声“我去！”拔腿就跑了。

这时，大夥一边等医生来，一边帮金鈺家做些事。有个妇女見楊小妹只顧着急，忘了給孩子喂奶，就把孩子抱起来解开怀給孩子吃奶；有个小伙子听見外边的猪在叫，就去把猪赶进圈里。这些都不再細說。

不大工夫，李順文陪着刘医生来了。刘医生問过病情，又仔細看了一番，可是也找不出病源来。他跟队长說：“要說是一般的头痛，不会这么厉害，說不定是个急症，我还没有把握，还得請区人民医院张医生来看看。”队长还没答話，會計說：“我去請！”又跑了！

张医生来了和刘医生一研究，断定是脑炎，

要立刻打一种叫“磺胺嘧啶”的葯水針。刘医生馬上回到卫生所把剩下的六瓶“磺胺嘧啶”都拿来了，一次就給金鈺打了五瓶。打过針以后，医生对楊小妹說：“这会不要紧了！不过，这葯針要四个小时打一次，还要接着打几回才行！不然，人还有危险。現在葯只有一瓶了，要赶快到区里去买葯！”楊小妹听了沒言語。怎么办呢？家里这陣子沒有現錢啊！队长說：“不要紧，沒錢先从队上借，不管花多少錢，也要把人医好！”队长想了想又說：“这样吧，区里的人我熟悉，我替你去买葯！”队长从會計那里領了十塊錢先走了；众人見金鈺有救了，也都一个个散去。

再說李会民出了村，直奔通区里的公路。这里离区有五里路，李会民救人心切，走的飞快，還沒有一頓飯的工夫就赶到了。他气喘吁吁地进了葯店，忙掏錢买葯，那知葯店里的“磺胺嘧啶”卖完了。李会民沒歇脚，又直奔区人民医院。真是不巧，区医院里这种葯也用完了。李会民这会可着急了，怎么办？医院的同志說，

你打電話問問縣醫葯公司有沒有？李會民又跑到郵電所掛電話，咳！有人在跟醫葯公司講話，電話占綫。這會李會民就象是熱鍋上的螞蟥，坐立不安，焦急萬分。電話員問他啥事這樣急？李會民把情況一講，電話員見這的確是個急事，便請縣郵電局把醫葯公司的綫先要過來，一會，電話綫給接通了。李會民拿起話筒只問一句：

“你們那里可有‘噴胺嘍啉’？”對方說：“有，有！”

李會民一聽說有葯，可高興了！他放下電話，就往汽車站跑。到汽車站去干啥？原來這里離縣城整整有三十里路，有汽車相通，李會民是想坐汽車去。到了汽車站，李會民掏出錢往售票窗口一塞：“小王，小王！買票，買票！”李會民因為這幾年每年都要到縣城去出席勞模會，所以跟售票員小王很熟。當時小王正在點鈔票，一見是李會民，就說：“啊！李隊長，你買票到哪去？”

“去縣城！”

“去縣里忙個啥？頭班車才開過去，二班

車到晌午才到！”

“不行！我要馬上走！”

小王一听楞了，嘿！李队长今天怎么啦？平时这人最和气不过，今天怎么跟我鬧别扭？他还是慢慢地說：“李队长，你不要急，反正現在沒有車，你要我咋办呢？”

小王这么一說，李会民明白过来了。是啊！現在沒有車，我怎么能馬上走呢？这都怪自己急糊涂了。他連忙对小王說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今天有急事，急糊涂了！”

小王听說李会民有急事，就問他是啥急事？李会民一五一十講了一遍，最后說：“你看，医生在三小时以后要打針，药还没有买到，这可怎么好？”小王一听，也跟着着急起来。他鈔票也不点了，往抽屉里一鎖，走出售票房，来到候車室，对李会民說：“別急，要有順路的汽車我給你拦下，讓你搭了去！”

說也巧，“笛——笛——”外边有汽車喇叭的声音。两人忙跑出候車室，一看，是一輛載貨的大卡車，正是朝县里开的。因为这里是

个小車站，平时貨車不停，司机按按喇叭就呼呼地开过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李会民沒等小王摆动手里的小紅旗要汽車停下来，就三步併作两步奔到公路当中，把两只粗胳膊一伸，大叫：“停下！停下！把我帶到县里去！”司机眼疾手快，看到有人拦車，滋溜一声来了个急刹車，汽車就在李会民臉前停了下来，离李会民只有几尺远，实在有点危险！

小王赶忙跑上前来，看見司机是自己認識的大老耿，就忙把李会民拦車的原因对他說了。大老耿定了定神，对小王說：“讓他快上車吧！”小王回头找李会民，嘿！李会民不見了，他大声喊：“李队长，李队长，快上車吧！”

“我在这呢！”小王抬头一看，見李会民早上車了！

汽車飞快，不到半个鐘头就到县里了。李会民下了汽車，謝过司机大老耿，拔腿就向县医药公司奔。到了医药公司，人家早就把药給准备好了，他付过錢，拿了药又奔回汽車站，一看車站的挂鐘快十一点了。他算了算，离打針

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心想还来得及。他到窗口去买票，那知售票員同志对他說：“同志，你先坐下等一等，車子出了点毛病，正在修理。”

“啥时修好？”李会民問，心想倒霉的事尽让我碰上了。可急有啥用？只好捧着两盒药，找个座位坐下。坐了还没有两分钟，他想：要是车子一时半刻修不好，哪岂不误了大事！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！他想到这里，越加坐不住了，就站起来，踏上公路，撒腿就跑，直奔生产队。

李会民跑了八九里路就觉得口干舌燥，气喘吁吁，眼前直冒金星，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。这时，背后“笛——笛——”有汽车来了，李会民扭头一看，还是一辆客车哩！其实他不知道就是那辆出了毛病的客车，这会修理好了。李会民心想这下子可好了，可又一想，刚才我拦汽车多危险呀，多亏小王同志的帮助，才让我上车。这回拦车不让我上，怎么办呢！再一想，如今是新社会，抢救阶级兄弟，只要把情况说明白，司机是会同意的！想到这里，他把

两盒药揣在怀里，就在公路当中站定，向汽车不停地摆手。汽车果然停了下来。李会民不等司机同志问话，连忙跑上前去说明情况，说完又把药掏出来给司机看。司机说：“救人要紧。快上车吧！”伸手打开车门，让李会民上车。

汽车到了站，李会民忙掏钱补票，谁知车站的小王在一旁讲话了：“李队长，你快走吧，救人要紧，补票手续我给你办。”李会民道了谢，就往村里跑去。

李会民赶到金钰家，刚好是要打针的时间，两个医生早就把注射器准备好了，正在着急呢。李会民一到，医生马上给金钰打了针，金钰这才被抢救了过来。

第二回 有困难大家相帮 忆往事痛断肝肠

再说金钰第一次昏迷是被抢救过来了，可他的病并没见好，两盒针药打光了，他的头还是疼得厉害，而且整日整夜发高烧，神志不清。挺壮实的一个小伙子，几天工夫就讓病折磨得

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。两个医生一研究，覺得这样下去不行，要赶快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。

一听说赵金钰要到县里去治病，队长知道他家有困难，就赶紧来了。一进屋，見他家里人正为这事发愁，金钰見了队长，有气无力地說：“会民哥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怎么去呀！就是去了，我連吃飯都得要人喂，誰在一旁服侍我呀！要是小妹跟我去，这家里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又咋办呢？”

楊小妹对队长說：“住医院要多花錢，家里錢不够，可怎么办呢！”

李会民忙安慰他們說：“治病要紧，县医院不行，再去省里医。我們有人民公社，有困难，大夥帮助解决。你們別急，讓我去想办法！”

說完，他走出金钰家，找齐了队委，大家一研究，覺得住院費可以在公益金中暫借，私人也可以借給一些；可是誰到县里去服侍金钰，倒是个难题？这时會計李順文說話了，他說：“会民哥，讓我去吧！”大夥听了一楞，

有人說：“眼下就快分紅了，你去了，這賬怎搞呢？”李順文說：“不碍事，以前的賬我都算好了，分配方案我也初步訂了，等我回來再趕一趕還來得及！萬一在县里呆的時間長了，隊里再派個人去替換我！”

又有人對李順文說：“你老婆也快生產了，你家沒有人，你離得開嗎？”

“那也不要緊，我托附隔壁三婢照顧一下就行了，還是金鈺哥治病要緊！”

大夥見順文堅決要去，這才不說話了，都望着隊長，等他決定。這會隊長正在兩眼望着李順文，心里在想着李順文。他越想越覺得這個共青團員可愛。別看李順文是個初中畢業生，可不愧是個勞苦人的子弟，回鄉參加生產以後，只三年多的工夫，莊稼活就樣樣跟得上了。当了會計，也沒有丟了勞動，白天生產，晚上記賬。自從報上登了雷鋒同志的事跡以後，小伙子就處處以雷鋒為榜樣，向雷鋒學習，吃苦在前，助人為樂。隊長想到這裡，覺得真要是讓他去服侍金鈺，真是最讓人放心不過了。于是

他說：“好吧！就讓順文去吧！隊里的賬先找個人記着。順文，你家里的事，也不用操心，都有我們呢！”說定，他又讓順文立刻準備担架，他自己去公社借錢，準備送金鈺走。不大一會，一切都準備齊全，可大夥万万沒料到，這時金鈺娘說什麼也不讓把金鈺送到縣城去。她哭着向眾人說：“我求求你們，我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了，可別讓金鈺到縣城去，那去不得呀！”老人家翻來復去地講着這樣幾句話，鬧得大家莫名其妙。

金鈺娘為什麼不讓金鈺去縣城治病呢？這得從金鈺爸爸和金鈺哥哥的死說起。金鈺爸爸從小就給地主家放牛，當長工，結了婚以後租了地主幾畝田種。田又薄，租又重，為了養家活口，金鈺爸爸沒日沒夜地苦干。結果就在三十歲上，累得吐了血。這癆病在舊社會可是個絕症，窮人家哪有錢治病！開頭是硬挺着，後來見大口大口地吐血，不治不行了，才把家里的破衣爛裳變賣了一些錢，由金鈺哥哥挽扶着去縣城看病。

旧社会的医院是給有钱人开的，金钰爸爸哪有錢住医院啊！爷俩找个小旅館住下，到医院去看病。医生看了看，知道他們沒錢住院，就給开了一个药方，金钰爸爸拿了药方去取药，一算賬，金钰爸爸楞住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把口袋里的錢都掏出来也不够啊！他叹了口气，拿着药方走了，回到旅館里就倒下了。病沒看成，反而更重了。一連十天，不能起床下地，錢用光了，人也死了。那年金钰哥哥刚刚十岁，金钰才两岁。

金钰娘听說丈夫死在县城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后来亲友帮助她把丈夫尸首抬回埋葬。家里本来就是穷得叮噹响，埋葬了丈夫以后，更是一貧如洗；沒有法子，只得讓金钰哥哥去給地主放牛，金钰娘帶着金钰，有时帮地主家縫縫洗洗，有时出外討飯。孤儿寡母的辛酸生活，这里不再細說。

长話短說，一晃十年。金钰哥哥二十岁了，长得强壮有力。金钰娘很是喜欢，覺得今后总算是有依靠了。可是万万沒有料到，就在这年

春上，金鈺哥哥又被国民党抓壮丁拉走了。半年以后，金鈺哥哥逃回来，可人被折磨得不象个样子，瘦得皮包骨头不算，还带了一身病，整天咳嗽不止。金鈺娘生怕大儿子也象他爸爸那样死去，就咬了咬牙把剩下的一间破草房典了，拿了几块银元，扶着金鈺哥哥、带着金鈺去县城看病。

到了县城，找到医院，医院只当他们是叫花子，不容分说就把他们赶了出来。金鈺娘没法，只好找了个私人诊所。她那里知道这个私人诊所的医生，是个不会治病专会要钱的骗子。这个骗子每回只给些不能治病、但也不会害死人的假药，可是药费却比真药还高。那个骗子估计把他们的钱骗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对金鈺娘说：“你儿子的病太重了，我这里怕治不好，你们再请别人看看吧！”可是金鈺哥哥的病却让这个坏蛋给耽误了，没过几天，金鈺哥哥就死了。

金鈺哥哥一死，就象晴天霹雳，打得金鈺娘这个可怜的寡妇浑身发抖，四十几岁的人